

小动物救助者——这是一个并不起眼的人群，但背后的故事很感人。一群拥有高学历、优厚工作的人，为了救助那些将被虐杀的小动物，放弃了工作。可他们得到的却是不被理解和深深的孤独。一位55岁的老工人，一辈子沉迷在钟表的世界里，他收藏的一块表就能值几十万，可他从来没想过把这些钟表变成钱，因为他的梦想是让这些钟表活起来，他要为它们建一座博物馆。 本期策划 张洪波

这是一个很平常的民间群体——省城流浪和被虐杀小动物救助志愿者队伍，可这个群体中的人却不平常。

这个群体里的人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些退休后的老大爷老太妈。他们多数人知识水平比较高，工作和生活条件优越。但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了救助小动物而辞职放弃了工作。其中有一位央视记者，辞职后专心在南部山区养狗、救狗。

他们不被理解，经常有人骂他们：“为什么不关心白血病儿童、下岗工人和孤寡老人，却花那么多钱救狗？”他们也很苦恼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很多人眼里就是神经病。很多时候，他们因为与人之间的隔膜，而更喜欢动物的世界。

一位志愿者说：“如果可以逃开虐杀动物的现实，我宁愿带一群小狗去深山老林，让动物自由，让我自己解脱。”

孤独的 小动物救助者

文/片 本报记者 师文静

区域经理不做了 20多万年薪不要了

“别写人，多描述一下那些被虐杀动物的惨状吧，唤起大家的仁慈与怜悯之心。”最先接受记者采访的，是省城小动物救助志愿者徐文。为了救助被虐杀小动物，今年39岁的徐文辞去了一家企业区域经理的工作，5年来专职救助。

说完这句话，徐文带着记者来到济南东部“怪坡”附近的扳倒井村，他们的小动物救助基地就在那里。赶去时，基地的大红铁门紧锁着，摩托车还没有完全停好，徐文就按起了喇叭。院内的叶师傅还没有回应，一群小狗就已经跑到大门口，院内的狗叫声更是此起彼伏。

徐文隔着大门边招呼小狗边解释，“它们都是我救的，能听出我的摩托车的声音，有的狗还会因为看到我而激动得浑身发抖。”身材不算魁梧，但很结实的大男人徐文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声音和眼神都很温柔。

徐文原本在一家企业做区域经理，拿着20多万元的年薪，不久前因为生活出现状况而辞职，现在专做流浪小动物救助工作。他现在是泰山小动物保护中心的副会长，主要工作是救助和招募志愿者。

被救狗从老东门 找到五里牌坊

走上长达5年的救助之路并非偶然。徐文很喜欢动物，十多年前就开始养狗。而参与救助活动始于2005年，但只限于个人行为。

徐文救助的第一只狗很有故事。5年前在段店附近，徐文见到一只腿被汽车轧伤的蝴蝶犬躺在马路中央，虽然有急事儿，他还是先把狗狗送到宠物医院进行了治疗。一个月后蝴蝶犬伤愈，徐文给它取名叫“露露”。露露每天在门口等徐文回家，它能分辨出徐文的摩托车的声音。接近10岁的露露跟徐文在一起生活了一年，最终由于家中的宠物太多，露露被别人收养。

被送走后，露露偷偷回来看过徐文。徐文至今不知道露露是怎么从老东门找到五里牌坊的，他早上一开门，露露就趴在他家门口。徐文说，当时心里的难受没办法形容，不是简单的落泪和感动所能表达的。

徐文5年换了3辆摩托车，都是为了救助狗。摩托车的后备箱里全是救助所用的工具，但是没有绳子，徐文说用绳子捆绑小动物，会给他们造成心灵的创伤，从而害怕和逃避人类。

5年到底救助了多少只动物，徐文已经记不清楚了，仅是最近一个多月，他就抱回基地近150只狗。不仅仅是狗，徐文还救助流浪猫、流浪鸽子甚至刺猬。每救助一种动物，徐文都要先去宠物医院，给动物做健康体检，然后带回家或者送到基地喂养。

流浪狗中也有因病被主人狠心扔掉的高贵品种——艾拉斯加，哈士奇和美卡，但在徐文眼中，每只狗都是平等的。在基地，贵族狗和土狗享受的待遇是一样的，而且都可以免费领养。

我一辈子救死扶伤 却因救狗被人唾弃

8月25日，被雨水冲刷过的济南街道看上去很是干净，沿着燕山立交桥往南去小动物基地，沿途有很多“现宰活羊”的饭馆招牌，不知道徐文看了心里是什么滋味。

就在几天前，另一位志愿者谢敬每遇到杀羊处就会放慢车速指给记者看，“数都数不完，多少血淋淋的事儿，那些羊临死前会流泪的。”

谢敬是一位40多岁的女性，在一家省直单位的医院里工作，有一双美丽而忧伤的大眼睛，眼睛周围布满细纹，是那种因操心 and 伤心过重而密集起来的细纹。对于杀羊，谢敬说她不只是愤怒，每当提到虐杀，她的眼睛里总是含有晶莹的泪花。“我们常说，要建设城市文明，要维护城市卫生，可是大马路上残忍的杀戮一刻都没有停止过。那些小羊羔被棒打、穿刺、扒皮、油炸，你能想象吗？它们死在一片高楼和别墅林立的现代化社区旁边，多么鲜明的对比。”谢敬尤其不能接受家长带着孩子去吃现杀的活羊，“那些杀戮，会给孩子的心灵造成什么样的影响？”

徐文也同样痛心，于是他们召集志愿者开始小范围反虐杀活动。反虐杀行为困难重重，总是遭遇肉贩子和饭馆老板的反感甚至谩骂。徐文说最激烈的一次冲突是在郊区孙村大集上，志愿者因为阻止狗肉馆的老板杀狗，被老板招来几十位壮汉殴打，有的志愿者被打得头破血流。

很多人会问，为小动物出生人死值得吗？会被人理解吗？徐文说，“我遇到很多人给我提出相同的问题。人们不理解，是因为冷漠，很多人心里根本就认为动物的生命不算命，他们对动物不管不问。”

为了让更多的人关爱小动物，谢敬曾经想通过媒体来号召大家献出爱心，可是事情让她始料不及。媒体公开报道之后，不少人打来电话指责甚至是谩骂。“他们质



徐文在基地给狗喂火腿肠。

问我为何不关心白血病儿童、下岗工人和孤寡老人，反而给狗捐这么多钱。他们说我出名，是作秀。有人甚至说得更难听。”甚至有同事对她冷嘲热讽，总是有人以怪异的口气说，“谢敬又上电视了，做好事儿了。”

这些语言，给了谢敬当头一棒。她说，她一辈子救死扶伤，却因为救助流浪狗遭到别人的唾弃。“从此以后，我不愿再接受媒体的采访，不允许镜头拍我的画面。镜头应该对准被虐杀的小动物，应该对准冷漠的人群，更应该展示小狗小猫的可爱和温顺。”

也有朋友和家人对他们不理解，徐文说这让他很心酸。“很多朋友都嘲笑我，说我神经病啊，傻瓜啊，满大街抓流浪狗，还投入那么多感情。”刚开始的时候，徐文会与朋友争辩，试图用自己的想法说服别人。“别人是不理解的，现在是金钱社会，谁有心思去听你对小动物的这份感情？”

可以不理解我们 但不要中伤我们

谢敬的救助比徐文更早，在10年之前她就开始收留大街上的流浪狗。谢敬说，有时候她像“魔怔”了一样，看到路边有杀狗、杀羊的肉摊就会过去跟摊主交流，劝摊主不要再屠杀了。“小动物是有灵魂的，跟人类一样，同是生灵为何相残？”

只有极少数摊主会跟谢敬说，他们是出于无奈，是为了生活，而大部分人选择嘲讽和发怒。

徐文告诉记者，他给救回来的小蜥蜴找了个干树枝栖居，每次他回到家，蜥蜴就特精神地爬到树枝头上。“这种温馨，不养小动物的人是体会不到的。而你要想赢得一个人的信任和依赖却很难。大家都说，你对人一百个好，不如对他的一个蠢。”

谢敬和徐文也不止一次地提到坚持救助的信念，其中也掺杂着他人的伤害带来的痕迹，有过不幸婚姻的他们对人其实才伤透了心。“小动物会在你失意的时候，对你不离不弃。我听说过人背叛人的故事，却没有听说过动物背叛过人类。”

徐文说他并不孤独，虽然救助者圈子之外的人很难理解，但是志愿者们的爱心却可以相互温暖。但是徐文还是不希望再听到别人说他是“疯子”，“人言可

畏啊，大家可以不理解，但是不能中伤我们。”

只有谢敬，她是孤独而痛苦的。她告诉记者，如果可以逃开虐杀动物的现实，她愿意带一群小狗去深山老林，让动物自由，让她自己解脱。“我不吃肉，不能理解人类的残忍，要是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对动物的虐杀，我会选择出国或者永不出门。”

徐文也说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志愿者有坚定的信念，为什么有些人却这么残酷？“我想，要是有一种信仰可以遏制同命相残，我无论拿什么都要去换。”

有困惑，有质疑 但是我不会放弃

小动物保护基地的资金全部来自志愿者的捐款，仅徐文一人这两个月在食物和医药费上就投入近8000元钱，更别说为小动物租基地，搭建犬舍所需要的花费。徐文说有的志愿者已经投入了近20多万，但是大街上的流浪狗却并没有减少。大家都感觉到了压力的存在，这种压力迫使徐文思考了很多。

徐文说救助中心是纯公益的组织，没有任何经济来源，全靠捐助，自发的救助需要志愿者自掏腰包。像他这样死心塌地做救助的志愿者，只能靠“吃老本”来维持生活，徐文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。

而志愿者本身也是平常人，也会有烦躁，灰心和体力不支的时候。大家都劝徐文忙活过一阵子赶紧再找份工作，过正常的生活，在不耽误工作的基础上来做救助。

个人的前途虽然不是徐文最担心的事，但是作为志愿者的他，还是感觉非常无助和孤单。“每当我看到满大街的流浪狗时，我就觉得形单影只，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完全能救助它们的。都说衡量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程度，是看它对待小动物的态度。有时候我就特别想要全社会都来帮助它们。”

徐文认为省城办狗证的费用实在太高，以至于很多不想办狗证的家庭在无奈的情况下，丢掉小狗，导致流浪狗的数量在不断增加。

有困惑、有质疑是正常的，徐文也肯定他不会放弃，会继续反虐杀，救助流浪狗。但是，流浪狗会在短时间内消失吗？徐文心里充满迷惑。

(文中谢敬为化名，职业医生)

徐文来基地看流浪狗。

